

Living in the Age of Convergence: (working through) the scientific images, manifest images and the aesthetic images

活在融合趨同的時代：科學圖像、顯化圖像和審美圖像引來的新本體論

Transcript 文字記錄

2022-07-30 (Sat) 19:30-21:00

Speaker 講者:

Dr Linda Chiu-han Lai 黎肖嫻博士

Language 語言:

Cantonese 粵語

02:25-02:56 Linda(黎肖嫻):各位好,如果你聽不到我說話,請在聊天室提醒我們。萬分不好意思,因為其實主要是軟件遇上技術問題,不能在分享畫面顯示我的簡報。我也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如果你覺得我的樣子不好看,是因為我中間有兩隻牙齒不見了,會在八月回香港時補回。如果你不喜歡看到我也不要緊,因為很快就會只看到簡報。

02:57-03:56 我首先代表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文字機器創作集歡迎大家。因為我們由去年九、十月做了一番工夫之後,覺得只舉辦許多外國專家講座,不一定幫助到我們傾談,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舉辦annotations,即讀書會。我想補充一點,其實要回應所有講座非常困難,所以今天我只是以我自己的角度,用我自己在教學裏思考過的所有問題、碰過的藝術家做過的事情,還有很多我自己的本科訓練裏提供給我的一些能量,去重新思考如何活在今天。

03:57-05:02 今天這個講座,如果大家覺得很煩或者內容太多的話,一方面是因為我在掙扎應該給大家看全貌,還是只討論一個重點,重點就是那三種我提出的圖像;我亦覺得可能不應該如此,因為我應該呈現整幅大圖畫、整個地圖。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今天有些事情應該說得比較簡潔,有些比較深入,或者較多專注在圖像的討論上。我的想法是,之後我們最好真的有後續的讀書會,大家一起面對面、或者是網上的讀書會也好。還有真的是讀書,而不是只是不停

聽別人總結很多事情。我好像在回應上一輪的講座，希望這次的討論更深入，但其實我也是用另一種方法讀了很多書，也是總結了很多事情，希望大家明白這個起點。

05:03-
05:56

那不如……因為我現在自己控制不了簡報，所以由文字機器創作集第7輯的統籌Doris Poon潘韻怡幫我控制。如果過程中有一點錯漏，是因為我未必能夠很準確地給予指示。Doris，可以不用再顯示我的樣子，轉為顯示我的簡報。我身在西班牙，希望大家在香港安好，這裏也還可以，不停有很多其他事情發生。請問簡報在哪裏？我看不到。啊，可以了，好。

05:57-
07:32

這就是我今天的題目。下一頁，謝謝。我想主要在這次分享裏，我想鼓勵大家問一些新的問題，重新思考我們的檯面上究竟要放些甚麼作為必需品，才能夠令我們有效和有力地回應我們現在的時代。這樣說好像很複雜，讓我接着說下去。下一頁。這裏有兩個重點，「融合趨同」(convergence)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詞語，但我的分享裏其實充滿了阻礙融合或者難以趨同的各種情況。因為去年關於知識失衡(knowledge asymmetry)的講座中，我們已經說過很多大師說的話，所以今天我主要的重點是，希望我們離開之前，想要得到很多具體的得著，就需要行動，還有需要活在我們的世界裏面，希望找到融合的可能性，是一種不停向前的討論，而不是一個已經擁有既有定論的事情。

07:32-
10:13

我很想談談舞台。何謂融合？何謂趨同？其實不能夠離開我們說的舞台其實是有時間性，亦有地域性的。所以很多人都用「時代(epoch)」這個字來討論和劃分，譬如分為清朝、明朝，或者戰前、戰後，香港的話就是九七前、後，好像以為這些數字本身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解說很多事情。所以我想介紹一個字，我們不說「時代(epoch)」，這個字是屬於比較老派的學者，例如Walter Benjamin會用的字；我反而想改用「氛圍(milieu)」這個字，這樣的改動是想表示，我們其實想說的時代是一個被論述機制界定的時代，而非我們自己決定的，等於說這是一個透過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實踐去創新和模塑的時代。所以其實「氛圍」這個字更為精妙，因為「氛圍」不是以十年、世紀界分；「氛圍」亦需要一班人共同生存在同一塊地上，做了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加在一起，產生某種氣量、情緒，或者某一種價值意向。「氛圍」這個字對我來說是

今天第一個想介紹的字。我們說「跨界(interdisciplinary)」，其實就是這個講座背後一個很重要的重點。但是這個字說得太濫了，人人都說，所以我希望今天我所有說的話，或者我們分享的例子，當中有些參與者其實你們做的事情我都會分享，希望可以首先刷新我們的認知。我覺得知識是重要的，然後不要將知識和經驗分開，結合在一起之後，我們可以想想如何重塑我們的氛圍。希望這是個大膽的說法，因為通常我們說活在一個時代裏面，我們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產品。但我今天要說的是相反的，我現在還是相信，而且亦覺得可行的，就是我們如何去塑造周遭的氛圍，因為氛圍是可以改變的。下一頁。

10:15-
11:21

我想談談知識失衡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解說，我們用了大數據的方法去說明，我以下有一個小部分會提到，與大數據平行的討論裏面，其實有一個叫小數據(small data)的東西。在歐美或者特別對於種族或者階級、性別比較敏銳的學者和藝術家，其實他們已經開始問：為何一定要說大數據(big data)？大數據不是不能說，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或者我們可以從個人層面，自己能夠控制的範圍裏面說小數據。但這個「小數據」就不再只是一些數目字，或者一些數據，我們將數據反指向我們自己親手做的圖像(images)。所以我們說的圖像(imaging)其實是數據的一種。剛剛說完，不想再贅述。

11:22-
11:55

我們為甚麼要討論呢？討論是為了活化我們的能動性，或者英文叫「agency」，而從中我們可以立即想到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不會再在此診斷新冠肺炎期間有甚麼失衡，因為專家都已經解說完了。反而我們是覺得，有些事情是講如何去「活」，說如何「活」的時候，自然就會講到哲理層面有甚麼養分，其實早已經預備好給我們，但我們竟然不知道，沒有去吸收。

11:56-
12:56

重點可以有很多，今天會集中談「視覺性(visuality)」。我就不說「圖像(images)」這個字，因為這個字一說出來，其實就有很多種轄下的分析，然後才可以說得清究竟我們說的「圖像」是甚麼。我用「視覺性」這個字，是因為我覺得裏面包含了影像是要被創作的，影像創作是有條件的；但其實我們也是用家，我們如何用影像，如何有智慧地運用影像，或者批判地運用影像。加上我們也可以創造影像，說創造影像也不只是說哲學家或者藝術家做的影像，

而是每個人根本每天有一半的時間都離不開做影像的工具，所以「視覺性」是應該在此時此刻重新討論的。

12:56-
15:15

在這個講座的宣傳簡介裏，我提到說這些就是為了我們可以領會到一種新本體論。我稍後會解釋這個字，但新本體論其實是由很多事情構成的。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就是究竟我們可以如何重新對待「images」和「imaging」（「圖像」）這件事、這個物件和這個行動，說視覺性的時候其實背後已經滲透了很多其他學科。當然今天我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說完所有事情，但單單認識一下這些字也是好的。譬如「媒體考古」（media archaeology）這個字，是很複雜、很龐大的理論系統，近年取替了比較古老的對於媒體或者藝術史的討論。但今天只記得一件事就足夠了——我們說媒體考古，是在說幾個很簡單的概念，而大家都可以立刻明白的，就是長久以來，我們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談批判理論的時候，都集中討論此時此地、當刻的操作，媒體考古幫我們挽回了一個我們已經失去但很重要的視野，作為我們的參照，令我們有更強的歷史感。另外媒體考古有個好處，就是不只是說那些發生了的事情，或者經典裏面容許出現、有理性，而且很科學的事情，媒體考古很強調去搜羅或撈起那些通常會被人忘記的慾望、願望，包括我們的虛構想像。所以在媒體考古裏面，不會放棄比如小說、詩歌或者個人日記之類的物件。如果這一件事放在我們今天的環節裏面，究竟「視覺性」和「媒體考古」有甚麼關係呢？以下的討論裏面會有很多圖片的分享，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5:16-
17:16

我已經在思考「跨界」（interdisciplinarity）這回事，因為媒體考古本身就是跨界。媒體考古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定要引用很多其他學科，與媒體或科技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絕對有關係的學科，譬如地質學、化學，還有很多其他，例如商界的活動，諸如此類。有一個字，大家喜歡的話就去參考，去找書來讀，我也有些文章可以介紹，或者在我們以後的讀書會可以讀，其實我們所有在談論的事情當然都不是我自創的，背後其實有種哲學方向、方法學叫「推敲性方法學」（speculative methodologies）。今天主要要記住的重點就是：推敲性哲學很強調對周遭環境的觀察，見到有變動的時候，就開始詢問已成定理的知識是否需要有所改動或重新調動，所以推敲性方法其實是一種哲學。如果大家打算報讀研究所，正在修讀或者已經畢業，那背後我們討論的所有事情

，由媒體考古到跨學科的想法、推敲性哲學 (speculative philosophy)，絕對離不開近二十年強調、很多人討論得最多的「新唯物思維」(new materialism)，待會會再介紹一些例子。今天我想說的就是，「新唯物思維」是超越了馬克思的那種想法的，而是……那個圖不見了，為甚麼會不見了？

17:30-
18:23

新唯物思維裏面有幾個很重要的想法，我們不要再說馬克思了，有一個叫「超越人本中心的批判」(more-than-human-criticism)。現在很多新的討論裏，都會將人類和非人類比較平等地並置，當然20年前的Sideboard Manifesto裏面已經提出了這件事，或者「多觸思考」(tentacular thinking)，又或者「跨物類的思考」(inter-species thinking)，很快大家就會明白我說的這些字的意思。我希望今天我把這些字放到檯面，不是為了嚇人或拋書包，而是為了詢問我們的新本體論裏面，其實應該放些甚麼進去，幫助我們繼續前行。下一頁。

18:28-
19:38

我想說一兩句關於圖像文化的事情，重點就是這是一個有作為的活動，而不是普通如我下面寫的，那些多數都是前期媒體研究 (media studies) 或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對於潮流文化的討論，不好的地方就是過於強調文本，也就是說手執一個圖像，就好像所有事情都經過非常精密的組織，一定可以用邏輯理解，而且當中可能有相當程度是外面世界的一個影子，即所謂的「再現」。我們要超越這個想法，亦要超越影像純粹是供人閱讀的認知。閱讀是為了甚麼？閱讀其實是為了我們可以行動，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們可以參與創造圖像，這樣我們就可以在調教我們的氛圍的大前提下繼續思考。好，繼續。

19:41-
22:19

這些英文字你們可以略過，主要因為我的筆記本身是用英文寫的，又沒有時間將全部筆記翻譯成中文，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就會生病了。有幾個重點，就算大家以後忘記我說過的話，都可以抓緊這些重點。第一點就是，如果你檯面上真的要放些甚麼的話，首先第一個一定不能抹走的，就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跨界、跨學科的世界裏。第二就是，圖像是浮動 (dynamic) 的，又是一個獨立個體，它的生命不是由人去決定，而是本身有自己的壽命，同時也是一種論述交流。我們不要單憑一幅圖片或一個圖表就以為那是事物的展現，之後我們會看到圖像在我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出現，其實是一個論述

，多數都是論述流，或者乍看到那個圖像，論述就已經出現了，我們已經立刻能夠確認，而我們都不知道甚麼時候、為甚麼、甚麼時候開始，而這又會招致甚麼後果。又或者其實每一個圖像本身都是很多事情的交錯點，很多歷史、政治、經濟因素的交錯點，而出現的一個影像，又或者其實是我自己亦有份參與，令其重要性更為強化的一件事物。所以我們正在翻新一個很舊的「文本」論和「商品 / 產品」論。我要強調，即使是對着一些修讀攝影的同學，我都必須要說，「圖像」已經不再只是指涉「意象」(imagery)。曾幾何時，我們每當想到圖像，就會被引導將其等同於意象，這並不是錯的，是因為我們太過將藝術和其他活動分開，但處理影像的活動絕對不是只在藝術當中發生，而是同時正在很多範疇發生，所以我強調「創作」(making)和「書寫」(writing)不再只是專家的專利，而是我們也可參與的事情。這個就是我不厭其煩地呼喚了很多次，每張投影片都呼喚一次的事情——我們是有份參與的。

22:20-
23:01

Objects and artefacts are rich surfaces (物件和文物都是豐富的表面)，每一幅圖畫都是一個可以想像為有厚度的物件。你以為你見到表層，其實可以引發你去看到更多更多，甚至最後會化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知識。一般的歷史知識是一個故事，有起承轉合，能講得很清楚有甚麼因，就得甚麼果。大家有沒有想過圖像本身是一種歷史的實存，圖像亦可以是一個推敲性方法 (speculative approach) 的歷史檔案。

23:01-
25:17

我想講互動 (dynamism) 這回事。因為上面說的這個新唯物主義 (new materialism) 的思維下，我們不再說「互動 (interaction)」，而是說「內動 (intra-action)」。有甚麼不同呢？我想要特別提到 Karen Barad，她是一個重要的女性主義思想家，但更加重要的是，其實她接受過科學和物理學的學術訓練，所以她對於「互動」為何不再生效，要想成「內動」，是因為她的科學背景。我沒有時間再解釋更加多。「互動」有甚麼用處、有甚麼問題呢？「互動」在社會科學或文化研究中通常有個假設，就是假設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由自主、可以行使自身意志並作出行動的物體、存在 (being)，但 Karen Barad 認為這個假設太過理所當然，我們並非與生俱來就有這種個人的能動性，「我思故我在」，我整個人就是一個完全的主體。我們永遠只不過是在一個源源不絕的流程裏面，這個流程就是我們碰觸到大家，我碰到你，你碰到其他人，我們一

起碰到，或者今天碰到這一個講座，碰到某個經驗，碰到某一個物件，或者某一種創作，這些事情永遠川流不息、互相傳達資訊(inform)、互相賦予力量。所以我今天說的雖然是視覺性，但其實我在說的是重新認知世界，重新想像我們的世界其實是怎麼樣的。我個人喜歡這種討論，是因為我喜歡它建基現實(realism)，我喜歡它非常實質，還有一種更加推前的寫實主義理念。簡報下面那些字不用說明了，我剛剛已經說過。下一頁。

25:18-
27:20

那不如舉一個例子。為甚麼說圖像本身就是一個很豐富、很有厚度的東西呢？當中值得我們用更多方法深入了解。我不想花太多時間每幅圖片說明，但這幅圖很明顯，就是中間那個好像發了瘋的人，頭髮很亂，然後他對着一個機器說話，重點就是那些線。如果大家習慣看圖，你不會先看到右下角的插畫，你會首先看到這堆線和這個發了瘋的人，似乎在說連線(connectivity)，講述大家可以有關係，但這個關係的發現應該是由說話開始。大家一看右手邊，如果你開始對這幅圖有興趣的話，就會想問是誰畫的？是甚麼時候畫的？1877年。原來1877年的時候已經有人預期或預言將來的科技會發生這麼一件事。當時大眾讀報紙沒有我們那麼厲害，懂得那麼多字，《New York Daily Graphics》是一份很重要的日報，只有插圖。我第一次看到這幅圖，感覺非常震撼，我開始明白媒體考古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為甚麼我們不可以丟掉普通平民百姓看的報紙、他們所看見的事物，因為這幅圖比起一大幅說明無線電如何傳播的那些圖更能夠落實地抓住我們目前對未來的想像。所以圖像真的可以是關於未來的，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下一頁。

27:24-
28:18

這張圖也是類似的。我的簡報是按時序、年序排列的，剛才那幅是1877年，這幅是1879年。又是在想像未來可以有甚麼呢？當時沒有人知道會有一個物件叫電話或電台廣播，但已經有人想像到那個現實。這裡仍然無人知道會有一件叫「電影院」的事情，1879年的人還不知道，但已經有人想像到如何可以坐下而看到一個不在自己時空的事情的連結，而且還可以不用坐船、乘馬車，就可以去看一個現場播映的體育活動，或者就算不在現場，將來也可以好像置身現場一樣重看這個活動。下一頁。

28:21-
28:40

另一個對於未來的想像，也是沒有名字的，是各種媒體還未聞名的時候，原來我們對於媒體的慾望已經存在。1882年的人，希望可以……這次就不是跟娛樂有關，而是政治。下一頁。

28:43-
30:11

這個比較特別，我很喜歡，這次有性別的元素出現，兩個女人在家裏想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第一幅就是一個女人想像自己在家裏已經可以學習、可以上課，固然背景就是女人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被引導去學校，去一個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下面特別提到的就是身在閨中，但仍然有種親密(intimacy)可以發生，是否跟我們現在透過網上、螢幕的交流一樣，當時也是未為人知曉的。左邊不說了，是說男人的，下一頁。不過要強調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家裏完成。所以首先我希望這三張圖證明了圖像本身有一種很深沉的歷史價值，又或者是對於科技的一種評論(commentary)，讓我們看得更多。我們不只是看如何去做科學家，學科學家學的事情，而是原來我們的慾望(desire)是最重要的一種潛流暗湧，推動科技發展和科學發明。其實我說過了，不用再說了，讓我可以繼續向前。

30:11-
32:57

這個就是媒體考古給我們的好處，亦翻新了我們對影像的認知。中間有個字叫「long duration(長時段)」，應該串錯了，本來是法文「longue durée」，就是指有些事情要看100年才能看到，有些事情要看300年才能看到。我覺得有些事情，譬如香港，要看150年才看到，或者有些關於某種科技的事情，要花很久很久才能夠真正看到。但是媒體考古有個重點，就是那個動態(dynamism)就是那兩個極端，最微細、最獨立、好像最不關任何事情的一件事，一個小物件、小事、一個人曾經的存在，到了300年之後仍然可以看到，有跡可尋。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如果將很多影像集在一起去認知歷史的話，就很可圈可點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究竟我們一般人說對於歷史所強調的延續性(continuity)，是否一定、必須、不可或缺呢？在媒體考古裏並不是一定必須的。因為我們要思考，用第二個方法去思考，延續性可能在中間有很多斷裂，可能有件事情出現100年之後才有延續或繼承。剛剛那幅圖中，女人在自己家居裏面、梳妝枱前面，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我相信也真的是多於100年之後，到了我們今天，亦因為新冠肺炎，才令我們真的切身經驗了本來平民百姓在100多年前看的那幅很普通的圖畫。有一個媒體考古的理論家稱這件

事為「深沉的夢(deep dreams)」。有些事情我們人類作為一個群體有了渴望，然後因為某種原因，或是政治、經濟、打仗，甚麼都好，被人打壓了那個渴望，好像已經死了一樣，其實還沒有死，要過了很長時間之後，這個夢突然又再出現。這個是「深沉的夢」的其中一個解釋。下一頁。

33:00-
34:40

那我們問這些問題——記住，我們說了，我們要去到一個點，要討論究竟如何可以重塑今天新的本體圖像、本體論的一個新的圖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起步，如果你明白剛才那幾幅圖畫和媒體考古究竟是想做些甚麼的話，你就會發覺第一步似乎就是要擺脫一種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因為我們人類的意願，所以我們就有計劃、有意向，意向就變為現實，可以透過行動去做出來。所有剛才我們說過的事情其實都牽涉到一個小小的、亦很龐大的批判，就是這個世界很多事物存在：物件、圖像，很多事情其實是不需要有一個人、領袖或群體說自己很想很想要擁有，於是才發生的，很多事情是自然發生的。所謂的自然並不是說是意外，而是世界有一種更加複雜的方法自我組織，而那些事情有時是人類的，有時是工業的，有時是物件，疊加在一起，令我們更加覺得今天如果我們真的要思考一個新本體論(new ontology)是甚麼，其中第一個摒棄的應該就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想法。下一頁。

34:41-
36:24

這個例子又在講述一個文物(artefact)，每一個圖像都是一個豐富的表面(images are rich surfaces)。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個人的圖像，是2005年的時候，我在德國的酒店裏面拍下電視新聞的一張相片。當時是世界最重要的領袖在蘇聯的紅場(Red Square)慶祝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平。所以一看到這幀照片，就會覺得原來當時大家是如此熱烈地慶祝和平。你又會看到很熟悉的人物，有些仍然健在，有些已經不在人世，不在人世的人你又會問，為甚麼他們已經不在了？有些人雖然不在人世了，但會不會他的思想依然長存？有些人就會令人驚訝，原來他還健在。所以這幀照片對我來說很特殊，當時2005年，而我見到紅色的牆和紅場，就立刻想起2003年我的學生在那裏被人謀殺的事情。而我最近2022年的作品裏面，突然撈回這個影像，所以一幀照片如果很認真地看，或者問一些很普通，但應該普通人都會想到要問的問

題，會覺得這並不簡單，而且是一個電視圖像，不是一個攝影師或記者拍下的照片。下一頁。

36:27-
38:07

這個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說太多了是吧？這張相片厲害了，我不讀了，你們自己讀那些英文字。這令我想起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就是我們經常覺得影像——如果你看我剛剛上一幀照片，即紅場那張，都是一剎那的事情 (the split of a moment)，一個秒分裏面其中一個存在過的現實。這個相機、這個望遠鏡為何會被發明，其實純粹是因為有一些能夠看到的事物，如果要去具象化 (visualize) 的話，其實只能夠具體呈現其在時間線上面遊歷了多久。去年12月聖誕節的時候發佈了這個James Webb望遠鏡第一張照片。你看到下面那些字以後，就會發覺震撼的地方並不是因為我們終於看到外太空是甚麼樣子，不是這些，而是原來我們的銀河系裏面，有眾多的銀河系，原來Carina Nebula (船底座星雲) 好像一個苗圃一樣，是培育更多星群的一個地方。而原來有些星星並非如太陽一樣，每3.4天才運行一次。我覺得我不需要再說下去了，我希望這個圖像可以進一步說服大家，一個影像裏面有多少東西，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他人做的影像。下一頁。

38:08-
38:26

這個先不說了，因為剛才那些影像都可以作為大數據。其實小數據又是怎麼樣呢？這個就是留待最後的部分，談到我們可以做甚麼的時候再說。下一頁，再下一頁。

38:30-
44:11

不如我解釋一下「本體論 (ontology)」這個字。這個字好像很深奧一樣，但其實一點也不深奧。記住，我們說的本體論是細楷的「o」，因為大楷「O」的這個字在西歐社會出現時一方面是屬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裏面那種比較基要的想法，但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基要；另一方面，就是哪些人把這個字用得那麼大呢？就是基督教神學用本體論去說明神是不可以被證實的，所以能夠被證實的神就不是神。所以本體論就是說在我們的世界觀裏面，我們嘗試一起想像我們前面有一張桌子，上面放滿所有我們必須要有的事物，本體論對這些讀神學的人來說，就是這張桌子上一定有一樣東西叫做「神」。我簡單地拋出問題，大家可以想下去：你的檯面上有沒有「神」這個東西？如果沒有的話，那你有甚麼呢？你是如何組織生活的？令你知道該做甚麼，到哪個地步

就是踰矩，到哪個地步需要反轉、反省。有和沒有的分別，不是在說宗教。有些人的本體論桌子上是有鬼這回事的，但有些人卻沒有。中國人的桌子上應該是有鬼的，有鬼就有某些道德理論，令人知道如何花費自身閒餘的時間，甚麼時候、到甚麼地不可以再做壞事，其實牽連的事情有很多。有些人的檯面上是沒有鬼的，但有些人檯面上有鬼這回事，是會令他更有想像力的。我記得去年跟兩位已經畢業的同學一起去做一個與阮玲玉相關的項目，中間有個對話，說會不會阮玲玉正在幫助我們，或者她的鬼魂會不會出現呢？當時好像也有很多傳說，說張曼玉拍攝《阮玲玉》電影的時候，在她自殺屋子裏的角落看到阮玲玉出現，正在哭泣。那我覺得如果你不信鬼的話，在這個檯面上的鬼會有特定符號標記，並不是沒有用的，當然關於鬼這回事是比較近期的討論。又或者會不會你的桌子上有動物？有動物或沒有動物。如果說到十八、十九世紀，曾幾何時真實的歐洲歷史生活裏面，他們的本體論是有巫術和煉金術的。不知為何科學進步，到某一個時期，就拿走了巫術或者巫婆，多了細菌、病菌這些事情。我希望能夠這樣簡單地說明甚麼是本體論。我們說「本體論」的時候，就是說究竟對我們來說甚麼可以稱為本體(ontological)，我們認為有甚麼存在於世上(what are the set of things one believe to exist)。如果這樣說的話，其實我們個人的本體論永遠都與龐大且權威性的官方本體論有所分別。這個權威性的本體論桌子(ontological table)上——姑且用上這樣一個奇怪的字——當中有民族主義與否，又會有很多事情有所不同。所以「你的本體論是甚麼」就是「你認為有甚麼存在於世上」，而它會構成我們的知識系統，構成我們覺得甚麼事情需要知道，哪些事情不需要知道，或者如何重新去為我們的生活經驗賦予一個更加清晰的形骸，令我們能夠理解我們的經驗是甚麼，甚至乎我們的本體論會主導我們如何採取行動，如何活下去。所以我已經開始將本體論說成一些比較龐大的歷史，但今時今日要去協商、交涉的時候，我們可以想細一點，先從我們自身開始思考，或者我們所受過的教育開始。譬如我教學的地方，我們的本體論裏面是有程式設計(programming)、演算法(algorithm)的，在其他人的藝術訓練場所裏是沒有這些事情的，不等於我們沒有這些東西就做不成人，但我們如何過活，如何處理藝術的態度就很不同。下一頁。

44:12-
45:17

剛才……上一頁，不好意思。簡報最後的部分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討論。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我手上這本書，這本書我讀了一次，正在重讀。我選擇Daniel Dennett這本書是因為他跟我有一點點相似。他本身是個科學家，很喜歡研究進化論的理論，但又不被進化論專家確認他的想法。他既喜歡理論，又喜歡藝術，所以將幾十年來讀書的掙扎、想過的事情重新反反覆覆地加以修訂，寫了這本書《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介紹大家讀這本書，不算太過難讀。

45:18-
47:24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們必須涵括哪些基要的事情？(what are those things we must include to be basic and necessary?)」這個問題並沒有理所當然的答案，沒有標準答案。記住，是沒有這回事的。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是為了甚麼？已經說了很多次了。為了我們如何可以集在一起，以模塑我們的周遭環境。所以下面那兩行字就是屬於我自己覺得要涵括的事情。譬如對於某些人來說，沒有了藝術一定可以繼續做人，還會活得很快樂。如果藝術一定要在你的本體論裏面有個位置的話，那這件事是如何跟其他事情連上關係的呢？比如編碼(coding)、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很多層次、等級，還有不同的能力水平。我自己個人覺得，你可以把我其他所有東西都拿走，但這四件事是拿不走的，你可以完全不同意我的觀點。歷史素養(historical literacy)，我覺得特別是過去幾年，令我更加深深感覺到原來我是個歷史學家。一直以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現在我好像知道了多一點點，對於歷史知識的通曉原來是那麼重要，媒體考古亦能幫助我更加靈活地思考更多問題。而我亦已經提示了，我們現在討論下去的圖畫例子裏面，我們會更多地透過一個新本體論去提供一個新秩序(order)，當中人類(human)、自然(nature)、物件(things)和動物(animals)，物件包括科技或日常物件，應該並置在一起，看成一個平面關係，而不是一個階級式(hierarchical)、有高低等次的關係。下一頁。

47:26-
47:49

這個是Daniel Dennett的說法，因為他整本書的出發點就是去解釋在Alan Turing——大家應該都知道他是誰——還有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之後，究竟如何重塑一個新世界的認知。下一頁。

47:50-
48:06

那我就鋪墊更多例子，下面這些都只是例子。我覺得如果我不說一些變動轉化中的本體論 (shifting ontologies) 例子的，就好像只是流於言詞，而這些都是很真實、很具體、正在影響我們的事情。下一頁，謝謝。

48:08-
50:35

這個就是 Daniel Dennett 在書中第一個強調的問題：「世界是從何而來的？」「世界是從何而來的」這個問題他覺得在達爾文之後有了一個很重要的轉折，由從前的「涓滴創世理論 (trickle-down theory of creation)」，即有一個巨型、超聰明、超有智慧、超有能量、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超智慧者作為創造者，所有事物，不論是實物、一棵樹、一套理論，都是上面一層一層地製造而成。Daniel Dennett 的觀察就是，自達爾文開始，我們可能可以用一個說笑的方法——親暱的笑，不是恥笑——說「上流創世理論 (bubble up theory of creation)」。我想借用他引用的一句，當時在達爾文的時代，他經常被人打，經常被人打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反對，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其中一個人叫 Robert MacKenzie, Robert MacKenzie 是來恥笑達爾文的，他說達爾文所提出的世界是怎麼來的、生命的來源，其實就是「製造一台漂亮完美的機器，竟然不需要知道那是如何製造而成 (make a beautiful perfect machine, one doesn't need to know how to do it)」，他說了那麼多，竟然就是在說這件事，就是其實有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機器，就是人類本身的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說，你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沒有任何知識，世界都可以生成。如果大家已經有讀過達爾文的話，你就會知道這個才是達爾文進化論最重要的一點。在我自己的教學裏，很多時候我會用「生成 (emergence)」或者「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這個字去解釋為何世界向前不一定要仰賴一個最有智慧的设计者，都可以朝向複雜性 (complexity)，朝向很豐富的世界發展。下一頁，謝謝。

50:38-
51:35

Daniel Dennett 做了一個比較，這個是讓你們看看，其實他想得很仔細。達爾文是強調步驟 (progress) 的，好像一個瀑布一樣，一層一層，我們稱之為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而 Alan Turing 這個造電腦的人就造了電腦，大家生產出來兩個很不同的事物，但我相信我們今時今日仍然存活在這兩個人結合在一起的新本體論裏面，我們亦開始重新觀望周遭世界有甚麼變化，有甚麼

是我們現存的哲學或理論不能夠充分解釋到的，一個我剛才提到的精神。下一頁。

51:37-
54:36

這個不多說了。只不過是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理解「變動轉化的本體論 (shifting ontologies)」對於Daniel Dennett來說，其實一定牽涉「變動轉化的論證 (shifting reasoning)」。其中有一章，他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為何 (why)」這個想法在達爾文前前後後的幾個世紀裏面，意思的突然轉變。從較早期，達爾文之前或達爾文時代我們不斷問「怎麼會這樣 (how come)」，到愈來愈傾向問「為了甚麼 (what for)」。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我們問為何北極附近有那麼多浮冰，為甚麼是浮起來的呢？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答案更加有趣的是，為何不是一個封鎖、結冰的海面，而是浮冰。原來因為如果封鎖了海面的話，水中的魚就不可以那麼自由地呼吸。但浮冰不同，既可以保護魚類不用被太陽直射，也仍然令牠們可以呼吸，這個不是我想的例子，而是其中一章討論的事情。所以在這個問題裏面，可能要回答「為了甚麼」是比「怎麼會這樣」重要的。「怎麼會這樣」不會解釋不了，所謂「怎麼會這樣」一定是用科學知識才能夠解釋到的。很多關於一般科學 (general science)，中學程度的科學已經解釋到為何會結冰，又或者為何天是藍的，這抹藍從何而來，因為那並不是藍色，背後的科學理念，又或者「為了甚麼」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所以這是個有趣的討論，當你不斷問「怎麼會這樣」的時候，你就是要求他人給你一個關於程序的敘述 (process narrative)，希望能夠解釋一個現象，但「為了甚麼」則是問動機、目的 (purpose)、究竟設計師的意向是甚麼。其實兩方面都會為我們帶來很多偏執與妄想 (paranoia)，因為回答不了而感到非常驚怕，但這會不會也是我們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呢？譬如我們討論了兩、三年新冠肺炎的問題，當我們問「為何」的時候，我們是問「怎麼會這樣」，還是「為了甚麼」呢？我們在提出很多關於香港的問題時，我們問「為何」，是問「怎麼會這樣」，還是「為了甚麼」？在不同的時候，其實有不同的重點。下一頁。

54:39-
54:58

不說了，好嗎？因為剛才都說過了，就是其實我們開始看見那種世界萬物不需要劃分等次的看法，或者我們都喜歡說去中心化這回事。下一頁。

55:01-
56:34

有些人會覺得要(把圖像)分為三種, 那對於Daniel Dennett來說, 我們說的本體論其實有一種顯化影像(manifest image)最容易讓我們理解, 就是我們當代的本體論究竟大概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分別就是科學圖像(scientific image)永遠都可以存留更久, 但與日常生活沒有直接關係; 而顯化影像就是給我們普通人看的, 用來處理常理(common sense)。但並不是說這些影像不會變動。我們固然知道科學圖像其實不時變動, 我們從來都有個誤解, 以為科學比較客觀、紮實、不會那麼容易被移動。事實上, 科學世界經常每天翻新定理, 所以這些科學圖像都是不停變動的。而另外的衍生圖像或者顯化圖像就更加是我們應該有份指正, 究竟這是否在代表我們。譬如有一堆影像通常用以代表香港人, 但是否就止於此呢? 還可以是甚麼呢? 而到了AI, 或這裏的藝術或審美圖像(artistic / aesthetic image), 就更加是創作性比較深入的。下一頁。

56:52-
57:50

這個是一個例子、一幅畫。有人會覺得如果想要總結美國十九世紀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他們的本體論裏有甚麼很大很巨型的方向, 這幅畫, John Gast的《American Progress》這幅畫很有趣。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甚麼西部牛仔電影的作品, 還附帶一個天使, 看清楚: 他們全部都是往西邊前進, 這就是當時整個美國的政治發展, 要將中心從東岸移向美洲大陸; 如果以經濟發展來看的話, 就是愈來愈多去看西岸可以如何繼續開發, 令其與東岸可以互相呼應。下一頁, 謝謝。

57:53-
58:50

我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這不是一樣太過深奧的事情。不過今天的重點就是, 為什麼要說這三種圖像呢? 其實就是想說, 以前它們分得非常清楚, 是嗎? 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它們分得很清楚的, 科學圖像就是科學圖像, 顯化圖像就是顯化圖像, 審美圖像就是審美圖像, 分得很開。其實我們今天這個講座就是想說, 我們會否不要再那麼單純, 而是看到其實很早的時候, 已經有很長的時間, 已經有人合用這三種圖像。合用有甚麼意義呢? 對我們而言有甚麼意思呢? 會不會有某種危機, 或者謬誤? 它們是否真的能夠結合在一起? 會不會有一些特殊科學圖像的廣泛應用?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知道了更多關於科學的事情嗎?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下一頁。

58:52-
1:00:18

這是個很有趣的例子，白南準(Nam June Paik)的Paik-Abe影像合成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這些影像一定要共存，不能夠少了其中一個。如果你只看左邊的圖片，是個很美麗、很完全的過程，但那是甚麼呢？可能對某些人來說很有用，而且他真的打開了黑盒(open the black box)，很客觀，視聽訊號的傳送(audio-visual signal flow)如何發生，全部都能看得到，但看到又如何呢？顯化圖像(圖中)是為普通人而設的，顯示這副機器立體的時候是這樣的，最上面的圖片顯示如果你把它展覽出來，可以這樣觀看。但還是不足夠，要加上右邊的審美圖像，才會理解原來這個影像是一個複合影像(synthetic image)，而且原來它並不是要向我傳遞甚麼訊息，不是供人理解的，而是引起情感，營造氛圍的，原來紅色……是否紅色呢？就視乎訊息的傳送。下一頁。

1:00:19-
1:00:32

另一個例子就是這個可穿戴技術(wearable technology)。我們其實全部三種圖像都有使用過，而且融合在一起。下一頁。

1:00:36-
1:02:26

這個也是融合三種圖像，但這個可圈可點。有某些事物，例如上一頁的可穿戴技術，不論你能否分辨，合在一起看、混在一起看，都沒有問題的，是嗎？但這幅不同，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分辨的話，就漏看了很多事情。左圖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工具；上面中間的圖片是非洲某個國家、某個城市，左圖裏面的工具有很多必需的配件就在這裏生產；下面那幅絕對就是一個勞工剝削(labour exploitation)的圖像，我們應該可以搜尋有甚麼國籍的人在裏面，其實那是個很惡劣的工作環境，但到了公司，即上面的那幅圖片就很漂亮；右邊那幅也不錯，是可摺合的Samsung電話。問題就是原來這四張圖要合在一起看，我們才知道我們活在一個甚麼樣的現實之中。這現實包括科技、商貿、消費者的日常活動，包括我們享受與他人溝通、享受拍照，亦包括了國際經濟舞台上的一些角力和壟斷，亦包括了勞工被剝削。下一頁。

1:02:29-
1:03:04

這段引錄不說了，因為這個引錄其實我覺得只是過過癮，下一頁都一樣。如果科學圖像是關於專家的知識，顯化圖像是關於一般的知識、普通人的知識，另外一個則關於我們的感知的話，我會說這三種圖像是絕對分不開的，特別是最後那組圖，我們需要把它們合在一起看。好，下一頁。

1:03:06-
1:03:23 這是引用托爾斯泰的一段話，或者我可以把這個簡報留給大家，大家可以去聽這個講座，挺有趣的，有些人去追索原來托爾斯泰也有說過藝術與科技之間的關係。下一頁。

1:03:25-
1:04:12 這頁只是好笑而已。我第一次看見左邊那張圖的時候就很喜歡，然後看到很多品種、很多顏色，其實我知道了甚麼關於新冠肺炎的事情呢？中間的圖是用作跟人溝通的，但溝通些甚麼呢？也挺有趣的。第一張真的頗恐怖，用嚇人的方法，表示這個問題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右邊則比較有趣，描繪問題如何愈滾愈大，有真的部分，有不真的部分，有客觀的一面，有科學的一面，但又用了美術的方法去表達。下一頁。

1:04:13-
1:05:09 看這些圖最頭痛的就是究竟那個客觀性(objectivity)在哪裏，要看多少張關於新冠肺炎的圖，我們才能夠真正知道我們應該討論些甚麼？這張圖已經很厲害了。我忘記了引用這是《Wall Street Journal》一篇文章裏的其中一張圖。你會看到作者的用心，其實背後有着科學的運作，希望令讀者明白。但其實對我而言，我也很想以後有更多人講這些講座，究竟科學圖像如何在我們日常生活和意識之中運作？我們好像知道了更多事情，又好像沒有知道更多，知道多了是因為下面的圖片描述，那是我抄錄出來的。下一頁，謝謝。

1:05:13-
1:05:37 看到右上角那張圖你興奮嗎？竟然看到原來新的變異品種是這樣的。那你又知道多了甚麼呢？所以對於這個課題，我總是覺得我們要繼續向前，討論還沒有完結，究竟我們多知道了些甚麼？我們至少知道了可以做些甚麼，還有它有多怕人。下一頁，謝謝。

1:05:40-
1:06:09 開始到專業人士和裝備(的圖像)了，就像軍隊隱喻(army metaphor)一樣，我記得Hector(Hector Rodriguez)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新冠肺炎，當中有提到軍隊隱喻。這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顯化圖像，右邊所強調的是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左邊則是軍隊隱喻。下一頁，謝謝，再下一頁。

1:06:12-
1:07:14 這個知道就好，我就不說了，只是我現在說科技(technology)已經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字，因為科技永遠跟人的生存有關，所以我比較喜歡用(technics)這

個字，我們譯作「科藝」。如果有人覺得這個字有更好的譯法，歡迎告訴我，因為我也不是很知道應該如何翻譯這些字。但每個科藝的元素或其份子出現以後，我們就往往會進入一種對於時間的新體驗。所以剛剛我們說的科技，包括我最早那幾幅19世紀的圖畫，到手機、新冠肺炎，所有事情其實也調換了我們對時間的經驗，所以我們要用更多圖畫和文字述說一下。下一頁。

1:07:18-
1:07:48

好，不說這個了。這個重點很簡單，就是曾幾何時，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時期，其實感知(sense)和理性(reason)是不分開的，但後來很快就分開了。但我覺得不要緊，因為原來自18、19世紀開始，有更多哲學家開始嘗試將感知和理性兩件事情重新結合在一起。下一頁。

1:07:53-
1:10:17

這裏說一點點就可以了。其實為甚麼我說我要補充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中一向敘述的事情，因為視覺文化已經是屬於文化研究和媒體研究的一個合併議題。但我頗喜歡這一個重點，就是1988年Hal Foster開始寫書討論視覺文化究竟是甚麼的時候，他強調視覺文化並不是在說我們如何看和聽某件事，而是有很多缺口(gaps)一直都沒人留意，所以才要有視覺文化這個學科去討論相關缺口。甚麼缺口呢？就是視覺的構成(mechanism)，如何透過一部機器看東西，那些機器的部分，以及歷史之中如何變成一些我們可以操作的事情。其實中間有很多事情是不一致的，我們需要重新填滿中間的部分，為何會這樣發生？為何有些事情被強調，又有些事情被拿走？另外一個缺口當然就是視覺上的數據，以及視覺數據如何被轉化成為一些有說服力的論述，然後這些論述通常亦決定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有甚麼不可以做。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摒棄視覺文化，它原先的精神應該重新展現出來。另外就是我們對於視覺文化如何看圖像，我們把它當成產生知識的事物，例如剛才提到的每一幅圖片都產生了一些知識；第二就是問誰操控這些事情；第三就是問究竟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人、或哪些團體、群體與個人之間在爭奪或爭取表述、發聲的空間去做影像，固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源或資格做影像，或者沒有那種身份。

1:10:18-
1:12:18

我們已經在討論視覺文化裏面，不是將這些問題看成符號學的討論，而是看成一種實踐(visual practice)的討論。所以你會看到我們不只是說誰在甚麼情

況之下做了甚麼影像，而是在說往後人類如何蜂擁而來，爭奪解釋這個影像的權利，並且想自己的聲音更大、讓其他人聽到，不然就是如何發佈影像。最後比較有用的就是，我們不停問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視覺文化是有給予我們一些事情的。視覺政治 (visual politics) 這個字包含着所有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亦意味着視覺政治絕對不會是中性的，因為它表達了我們的能動性 (agency)，剛才我已經解釋過，有人已經批評過能動性是否與生俱來，所以當我們討論內動 (intra-action) 的時候，就是在說我們要不停跟我們的作品、機械、其他人、其他群體一起互動，令我們可以有所改變。以下那些字如果你讀過基本文化研究或批判理論的書籍的話，都會知道這些字是甚麼意思。以前我們經常使用這些字形容我們究竟現在可以做些甚麼，包括批判 (critique)、抵抗 (resistance)、介入 (intervention)、顛覆 (subversion)、挪用 (appropriation)。今天我想說這並不足夠，我們不需要單看這幾個字，我們應該將這些字揉合在一起，再問有甚麼可以做。下一頁，謝謝，下一頁，再下一頁，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1:12:19-
1:13:11

視覺文化產生了一些新的討論，就是其實我們多了很多影像的名稱，其中一個叫「人類世 (Anthropocene)」的視覺效果。有一位專家 Nicholas Mirzoeff 的著作令我們開始留意，原來曾幾何時我們市面上已經充斥着很多影像，用來形容我們的世界已經去到盡頭，或者是多麼的災難性，因為我們管治地球或剝削地球的方法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全盤地、根本地，並且本質地改變了我們地球的性質。這個字如果大家往回追溯，其實80年代初就已經出現了。下一頁，謝謝。

1:13:12-
1:15:21

這就是最典型的人類世影像。Bruce Conner 的這一幀照片是電影來的，2015年開始全球放映。他做了甚麼呢？其實只不過因為當時美國太空總署 (NASA) 開放他們的倉庫，將當時核彈測試的圖像、影片交給大家使用，於是他就做了這個作品。其實這個作品很令人傷心，因為其實是挺漂亮的，無盡的測試影片，放也放不完，你會看到一場又一場的災難。你以為測試影片不會影響地球嗎？當然會呀。會，會影響鄰居、當地的居民。我們不停觀賞這些如此漂亮、美麗的影像，歌頌人類的偉大，與此同時，這些測試影片亦告訴我們，不停地看，其實這個過程究竟有甚麼長遠的影響留在我們身上呢？慢慢

看看。不單是這樣，比如今村昌平(Shohei Imamura)的《黑雨》(*Black Rain*)中，就將這件事重新放在一個故事裏，只是強調他們的苦難。又或者《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拍的這齣電影裏面其中一個片段，雖然是個愛情故事，但中間有一段簡直好像紀錄片一樣，裏面的廣島本地人在遊行，全部照片都有人斷手斷腳，呈現受核彈影響之後的痛苦狀態。下一頁。

1:15:23-
1:16:37

這是比較近期的人類世圖像，取自《The Guardian》。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剛才核彈的圖像全部都像龐大的冬菇，一定要是正前方的全景(full shot)、前景拍攝(frontal shot)，這些則不是，全部都是高空拍攝(aerial shot)。近十幾年的人類世圖像全部都是俯攝(top shot)，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類對地球的影響已經不再是可以坐在地面上，用人的身體拿著相機的視野可以觀察得到。怎樣可以具象化(visualize)一個我們不能再製作複製圖像的現象，這些就是其中很有趣的例子，需要利用到衛星圖像(satellite imaging)。所以「視覺呈現(visualization)」這個字甚至可以取替「圖像」這個字。下一頁。

1:16:41-
1:17:26

大家現在應該懂得分辨了吧。如果剛才那個是顯化圖像，左邊這個就是一個科學圖像，但這個科學圖像也用了許多審美圖像使用的策略。右邊這圖是非常著名的攝影師Edward Burtynsky的作品，他有很多作品，這個應該是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據我所知，應該還有其他國家的照片，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這個就更加是具有說服的意味(persuasive)，是一個審美圖像，也是一個顯化圖像，具有說服的意味。下一頁。

1:17:30-
1:18:19

這幅畫也是為了叫我們做些事情，原本畫這幅圖的藝術家我不記得把他的名字放在這裏，還是放了呢？哪些人用過這張圖。我不知道站在懸崖兩邊的是甚麼人，為甚麼全部都是男人，而且都是白頭髮或啡頭髮比較多，難道黑頭髮的人與此無關？這個就強調人類世之中，我們共同破壞地球的話，有沒有一個新的可能性，叫「共生世(symbiocene)」，就是我們一起挽救地球呢？這些是一半想像，一半理念。下一頁。

1:18:21-
1:19:29

還有一大堆新的名詞出現於這個新的視覺性世代，繼「人類世」、「視覺性」之後，有地緣政治(geopolitical)，有些圖像述說地球上的政治地域、地緣性，核能(nuclear)、監視(surveillance)、安全(security)、生態批判(eco-critical)、疫情(pandemic)，我們已經看過很多了。戰時視覺(war-time visibility)，最近烏克蘭戰事又多了一張照片，一個女嬰被炸死的圖片，圖片被封存，成為一個代表(stand in)烏克蘭被俄羅斯侵略的圖像。有人將其與70年代越南一張女孩沒穿衣服朝鏡頭奔跑的照片比較，經常令我想起究竟我們會為我們自己的城市或文化做些甚麼。下一頁。

1:19:31-
1:19:57

好，這個真的是最後的部分，就是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我又不是太喜歡反視覺(counter visibility)，但我覺得可能其中有一種針對性，就是我們要做一些事情，去拆開或打開我們還有甚麼圖像可以運用。下一頁，謝謝。下一頁。

1:20:00-
1:20:46

這個就是我剛才問的問題，如果你打開Google搜尋香港，會看到樓梯街70年代的那張照片，不知道是為甚麼，又或者究竟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組織我們的照片。現在Photoshop的科技多了很多可以讓我們試驗的事情，所以產生了很多複合式的圖片，我也看過很多藝術家用了這些方法將真實的照片重新縫合(restitch)，變成一個既存在過的時刻，但不存在的敘述，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下一頁。

1:20:47-
1:21:51

這個字我想大家記住：「Entanglement(纏結)」在文化研究裏的意思就是我們一定要參與，做些事情，試圖作出儘管很微小的改變，而且要跨界(interdisciplinary)，動用所有能夠擁有的知識和資源，有甚麼能夠幫助你去說服其他人的圖像也盡量使用，圖表也盡量使用，但「纏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以為可以全身而退。「纏結」的意思就是其實沒有完結的一步，沒有完美或解決掉所有問題的方法，或是不會讓我們知道甚麼是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決方法。所以在剛才提到視覺文化裏那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字詞，如「挪用」、「抵抗」之中，我覺得一定要加上「纏結」這個字。下一頁，謝謝。

1:21:52-
1:22:21

快要完了。這個不說了，因為是很著名的例子，但我會提及是因為那麼久以前，上世紀20年代，已經有人嘗試將不同類型的圖像放在一起，而且還用一

種媒體考古的意識，覺得撿拾而來的事情其實是有它的死後生命(afterlife)的。下一頁，下一頁。

1:22:21-
1:22:48 他將影像一排排地排列好，但其中一個有趣例子的發現，就是原來他在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撿拾得來的圖，裏面看得最清楚理性與非理性的鬥爭，每個年代也有(此鬥爭)，但竟然在文藝復興的時候看得最明顯。下一頁，下一頁。

1:22:50-
1:23:03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行動絕對不是逛街、飄移(drifting)那麼簡單，而是在圖上標示他們如何重新理解空間。下一頁。

1:23:05-
1:23:19 這些圖都是不同情境主義國際的人畫出來的，所以你會看到做圖絕對不是一個紀錄(documentary)，不，不是。

1:23:21-
1:23:57 這是一個近期的例子，一間大學舉辦了一個工作坊，叫同學嘗試以飄移的方法標註(remark)他們的校園。結果就是下一頁。大家看看右邊，竟然至少用了三種方法探索這個校園，包括氣味景觀(smell-scape)、觸感景觀(texture-scape)，其實我們可以在任何一處地方嘗試作簡單的圖片搜尋，分門別類凸顯重點。下一頁。

1:24:00-
1:25:26 這是我自己的創作。左邊那張其實就是《The Naked City》，是來自情境主義國際的，然後我就想起右邊的圖，現在很多針對小朋友的藝術治療就是叫他們畫畫，我又想起前陣子錄映太奇做過一些關於Minecraft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資料搜集，發覺原來它們可以放在一起，中間有個很重要的元素將它們連結在一起，就是在某個時候沙盒類遊戲(sandbox)在遊戲設計裏的出現，而這構成我們可以從左邊的逛街、畫圖，到右邊變成一個可重複、可遊戲的活動。另外，我不時想起另外一條支線，這條支線其實也是主線，在下面的部分，自1960年代以來，藝術界出現了很多只是給予指令(instruction)，就能成為藝術作品的事情，指令畫作(instruction painting)、指令表演(instruction performance)、偶發指令藝術(instruction happening)。很多著名的藝術家也

做過類似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幅圖可以有幾個名字，其中一個名字就是「指令畫作」、「藝術中的指令(instruction in art)」。下一頁。繼續。

1:25:28-
1:26:34

小數據已經說完了，不過我想強調，小數據和大數據的用法截然不同。小數據小至可以是個Excel圖表，有甚麼用處呢？就是搜集具體證據、具體數據，以作出此時此刻的決定，不會對大環境有任何影響。反而我們要多問，大環境裏面的大數據是如何被應用的呢？或者回到新冠肺炎這個例子，究竟截至現在為止，新冠肺炎的大數據主要針對哪些方面？其實有專家已經說過，不需要我再說，很多都是用在個人資料的識別上。其實很多人寫過相關的文章，這應該下幾個講座的内容，究竟大數據在新冠肺炎的這幾個年頭究竟曾經發揮了甚麼作用？有甚麼是沒有做過，但其實是可以做的？下一頁，再下一頁。

1:26:36-
1:27:06

這些我覺得都是反視覺，我不知道大家應該再放些甚麼進去。這個不過是最近2022年的一場大火，在我現在身處的島嶼旁的另一個島上，現在仍在發生當中，有些人就會將2012年的照片並列觀看，兩幀照片都是熊熊火光，仍然問了同一個問題，究竟它們生產了甚麼知識？快要完了，下兩頁。

1:27:08-
1:27:17

這些不說了，大家都應該知道。像素(resolution)多高也好，我們也不能夠了解究竟發生甚麼事情。下一頁。

1:27:19-
1:28:00

我不想說自己的事情，但我也不是只說不做。我自己真的是一個親身、身體力行做影像、做圖像的人。這又是其中一個我的作品，下一頁，就是我玩時序(chronology)，玩完時序之後，放了很多資料在上面，接着我還自己分了當中原來有五條線互相穿插。這個是為香港媒體歷史作一個比較長時期參照的作品。下一頁。

1:28:01-
1:29:50

這其實在說兩件事情。這是一個展覽，是第一次有展覽希望看展覽的人在看到作品之前，就已經看到作品介紹和作品背後的創作歷程，有甚麼其他圖像——概念圖(conceptual map)也好，甚麼都好，可以作為解說，最後才進去觀賞作品。這個實驗無非都是想要解答要如何打開黑盒(open the black box)，

圖像可以發揮甚麼作用，有甚麼種類的圖像可以使用，究竟場內藝術家提供給我的圖像有沒有用，這些都是公開、未討論的問題。但至少我自己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件策展(curatorial)作品。我的策展陳述(curatorial statement)其實是件作品，下一頁，將現場13件作品串連在一起。這一場的現場觀眾可能都有份幫我去做這件事情，主要是用維基百科(Wikipedia)，但我們沒有編造程式擷取資訊，很多事情都是人手完成，因為我們要針對每件作品先作診斷。我放了一些標題在這裏，你會看到這些標題與剛才那些比較龐大得多，例如「日月星辰」，我覺得如果問推動科技進程，背後有甚麼慾念、慾望，對我來說在那次創作當中就是這一、二、三、四、五、六個衝動。下一頁。

1:29:51-
1:31:52

請幫我打開這個圖像。這個其實是在剛剛過去這個學期裏，一個學生在我教的一科裏做的功課。我覺得很好玩，就問他可不可以將它變成一個可以給別人看的(形式)。要做的事情很簡單，拿一個圖像，不停打開這個圖像，直到不能打開為止。我們到最上面、最高的部分。其實阿禧(謝琳禧)取了何情形的一個作品，將它逐層逐層抽出來解釋，然後嘗試將它與何情形創作這些作品的時候，還有某一、兩件前後的作品連結起來，究竟是甚麼時候創作的呢？在哪裏創作？又與她想呼應的中國大陸歌曲《董小姐》，一個地下作品之間有甚麼關係呢？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在做的嘗試。我相信我應該停了，或者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我覺得仍然可以問一、兩個，之後我仍然想看看我們以後還可以有甚麼讀書會。完了。下面的不用再看了。

1:31:53-
1:32:07

Doris Poon 潘韻怡：因為我們這個活動有錄影，如果你們有興趣說話，都可以在聊天室告訴我們，如果不介意被錄影的話，就可以打開鏡頭。

1:32:08-
1:32:18

Linda：謝謝大家還留在這裏，過了那麼久。我說的話跟你們有沒有關係呢？

1:32:23-
1:33:07

Doris：作為文字機器創作集的人，也就是一起幫忙的人，也想知道大家有甚麼反饋，或者聽完今天的講座有甚麼……不一定要問問題的。或者我先說，因為對於我來說，我們之前一直都在整個活動裏面討論跨學科的想法。今天

Linda的講座也提到其實我們看圖像的時候，其實要抱持一個態度，將所有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看和處理。

1:33:08-
1:36:57

因為我不希望跨學科就等於我們每個人都一定要去讀科學的學科，而我的底線就是人應該讀科學，不需要誇張得大家都一定要當專家。還有很多關於藝術和科學的討論都是讀科學的人就會覺得我們不會明白，然後我就負責將事情變得漂亮一點，這個討論我不想重覆一次，我只是覺得或者這個跨學科的問題已經停留在甚麼學科跟甚麼學科太久了，而我們發覺在某些實質的藝術行動、社會行動或經濟行動裏面，我們才看到這些領域根本已經匯集在一起。當然也有很多細節上的事情，譬如哪裏會有人不看棒形圖(bar chart)的呢？如果你有投資的話，就會經常看着，但看這些棒形圖是不是真的就會知道了自己的投資安不安全呢？這也是一件可圈可點的事。不過我今天最大的疑問就是經過三年的新冠肺炎，我看到很多圖表，其實我從中得知的事情很少。而我又覺得會不會我們平日已經習以為常？即每次看到圖表，當中的意思不是要告訴我些甚麼，有甚麼內部的細節，而只是感覺是客觀的，應該是經過調查的，應該是數據來的，是這樣的認知，而不是真的認識多了。真正的跨學科時代應該多於事情已經有專家確認，就把事情交給專家。而且學會看圖表有多艱難呢？真的做不到嗎？我們為甚麼不是這樣想的呢？所以我對於剛剛何情形那幅畫，雖然是阿禧挑選的，但我就覺得有趣，因為它其實集合了很多種不同的圖像方法和傳統，包括有音樂、樂譜、海報、標誌，又有超現實主義的圖像，一名女子與一匹馬熱烈激情的戀愛，非常熱的事情在一個黑暗的房間中發生，但外面的世界又是冰天雪地的。我覺得如果大家坐在座如果有很多人根本是玩視覺性(visuality)的人，你手握着很寶貴的財富，究竟會用來做甚麼呢？或者你做下一個作品是有甚麼用處的？相對於你的觀眾，可以透過你的作品去認知的世界更加多的話。有沒有人不同意我說的話？不同意也好，最好玩就是有不同。

1:36:57-
1:37:32

Step: 你好，我是阿Step。Linda你好，我是2009年創意媒體學士(BACM)。我反而想問一個問題，未必是想回應Linda的同意或不同意，因為我純粹是想了解現在或者無論是SCM(創意媒體學院)還是所謂的……怎麼說呢？藝術機構的狀態，說學科的學習可能都會出現一個字「interdisciplinary(跨學科)」和「

transdisciplinary(超學科)」, 都在指涉跨界別學習, 我想知道這兩個詞語的意思其實有甚麼分別?

1:37:32-
1:38:26

Linda: 我不喜歡討論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覺得太煩了。因為如果你說「trans-」的話, 你就是說很多個不同的領域都要全部涵括, 但「inter-」可能比較包容, 而且有很多種方法互相補祝大家, 互為表裏的空間較多。所以如果要我選擇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字其實相同多於不同, 但說「trans-」的話, 就好像超然一點, 已經在所有領域之上, 看到所有事情, 這個上帝的眼睛是我不能夠理解的, 是上帝的視野。

1:38:26-
1:38:34

Step: 謝謝。還有希望Linda從西班牙回來之後, 如果有緣份的話, 我也很想在Floating Projects約你喝杯茶。

1:38:34-
1:38:37

Linda: 你是誰呀? 看不到你的樣子。

1:38:37-
1:38:41

Step: 我剛才開了鏡頭, 你好, 我是阿Step。

1:38:42-
1:38:52

哦, Step, 不是, 我知道了, 總之我知道是誰了。

1:38:52-
1:39:07

Step: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有傳過電郵給你, 可能你沒有看到, 但想起想要連結, 那我剛好今天有聽了這個講座。

1:39:09-
1:39:55

Linda: 謝謝, 或者我認真與Doris討論一下, 我想有持續的讀書會。今天說的事情範圍太廣, 才可以到一個地步讓大家能夠(理解)。但我覺得還可以是嗎, 不會有人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因為沒有人回應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自己跟自己在說話, 雖然在創意媒體學院教書也慣了, 自己說話, 自言自語。謝謝你的反饋。還有沒有?

1:39:55-
1:40:16

Doris: Linda, 有人在聊天室問問題, 我讀出來。「可不可以請Linda分享她最近的觀察, 在關注本土歷史的創作上、基於對媒體科技的探討和實驗相關的觀察?」

1:40:16-
1:44:58

Linda: 你這個問題考驗一個真的很尊重歷史、寫歷史的人。我覺得我們關心歷史與否，可以不關心，可以關心，甚麼時候都有人關心或不關心，但整體來說，我相信在香港長遠的歷史裏面，我們關心與不關心其實是一個波浪。我小時候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是很關心的，我畢業了以後，都還沒有畢業，就已經不是太關心了，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關心不關心我覺得我不想回答這些如此宏大的問題，但我可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親眼看過很多自我組織的運動，而這些運動是有目標的，例如如何要求中文成為合法的教學語言，或者要求中大不要改回三年制，保留四年制，在這些時刻我會突然感覺到其實大家一開始討論問題，就會串連起很多社會歷史的事情，他們都會窮盡所有創作性的方法，由文字、海報、大字報，甚麼都好，電影也好，會窮盡這些方法去說他們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新近與新媒體的關係，相信答案亦可能是質性上有所不同，因為我們現在的媒體結構已經很不同，因為傳播度 (transportability) 與可以行走、傳播的強度甚至乎可以製造假新聞或假圖像，所謂的「假」，即合成的圖像，新媒體創作之中我們每個人隨手可得工具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我相信我認識很多的媒體界裏的朋友，他們還可以破解別人的電腦，我覺得或者他們不一定要在這裏放個等號，說是因為新媒體的緣故，所以會這樣。我是不是在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偏向不會使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理解社會現象。而近十年的社會現象裏面，多了很多對媒體的關注，有很多原因的。對我而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20年前創意媒體學院出現的時候，可能就開始了一個很不同的波浪。或許之前也有，不過我們的波浪有我們的性格或某種特色。而現在20幾年之後，大家就都在說藝術科技 (art tech) 了。我們也有一點不解，藝術科技說得好像一門新的學問一樣，不是已經說了20年了嗎？或者在創意媒體學院出現之前，其實都已經有很多關於科技與藝術的對話，但沒有其他一些社會環境的因素推波助瀾，之後有些事情又沒有資源，所以便發生不了。香港藝術發展局 (ADC) 當中媒體藝術的情況也可以繼續討論，因為這還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而是跟電影捆綁在一起，如何分配資源，如何調派專家和審批員閱讀建議書，我時常很感激為何文字機器創作集的建議書會有人看得明白。我想我的答案就是我們不需要有確定的答案令我們覺得安心，都可以繼續向前。那些問題是拿來問的

，問完問題之後沒有答案，還是要照樣做人，還是要實牙實齒地面對很多事情。還有沒有問題？不讓我去吃飯。

1:45:01-
1:45:20 Doris: 也是聊天室的問題。「你好，我是來年修讀創意媒體藝術碩士(MACM)的同學，謝謝Linda的分享。想了解一下最後提到的人類世的危機，其實跨媒體或跨學科的嘗試如何回應這個議題。」

1:45:21-
1:48:18 Linda: 這個你是不是想上一個科目的課呢？這不可以就這樣回答，上Google搜尋吧，在Google搜尋「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字，很多人寫了文章。說要如何回應，剛才我分享了一張圖，就是說有些人覺得我們還是要建造一個大台，一起碰撞一下，才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而且一定要跨學科。所以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你不應該要求一個一分鐘的答案，一定是不可取的。但「人類世」這個字在這個講座提出的用意就是，我們在說新本體論，這個字怎麼可能不提到呢？因為這個字很方便，囊括在內就是提醒我們不要忘了這件事，提醒我們已經毀壞地球到這個地步，就是這樣。如果有一個方法可以做到，我們已經做了。你看到大家都只是限於言詞。我最近沮喪的點就是，我們已經說了那麼久，這個暑假四周都有災難，那又怎麼樣呢？那些國家領袖會關心的是甚麼呢？所以我們真的不要顧慮那些有層級的事情，一級一級下來，等人家做了一些事情，才讓我們可以繼續做上去，可以從自己做起。譬如我真的開少了燈，喝水不要那麼濫，農場的菜教會了我一些事情，原來不是每個星期都有那種菜買，而為甚麼我們去超級市場的時候，甚麼菜都有，現在每款都一樣青、一樣漂亮、一樣紅，你就知道背後的組織層面裏面，少不免跟地球資源的索取有關，亦有很多BBC的節目經常提到如何提供一個可持續性的模式(sustainability model)，特別農場如何翻新、革命農業裏面的事情，很精彩，每次看完之後都很興奮。之後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普通農夫不能夠領受到這些事情？這些做大研究的人甚麼時候會將這些成果帶到本土的地方，令真正貧瘠的人不再貧瘠？我應該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不過用了三分鐘，都是很普通地回答。

1:48:23-
1:49:50 Fay: Linda你好，我是很多年前的創意媒體學院同學，我是阿Fay，很感謝你……(Linda: 阿Fay你好，記得，你是我的指導學生嘛。)真的嗎？真的很多年

前。我其實真的想回應，我覺得真的聽得很感動，雖然已經離開了創意媒體學院很久，還有我自己也不再在這個圈子裏，但我純粹想回應一下，當現在這個環境，很多人都在討論現在是一個媒體或圖像的世界，好像文字愈來愈薄弱，或者因為圖像愈來愈多，然後我們的思想或想像反而是愈來愈狹窄。剛才我覺得你完全提醒了我不是因為圖像的問題，而是如何去看待圖像的問題。可能很遜，但我覺得隔了那麼多年，仍然在問這樣的問題，不是關乎到……因為影像世界其實是很龐大的，裏面能夠帶給我們的想像，入面有多厚、有多少層次，我們如何觀看、如何問合適的問題，以至我們能夠看到及得到更多資訊，這是我們一直對影像很不公平的評價。

1:49:51-
1:50:02 我們太忙、懶惰。你不記得我們其實有更多可以控制這個世界的位置。

1:50:03-
1:50:56 Fay: 其實也是一個……我們看影像的時候，沒有了那種歷史感也好，到底如何跟我們的生活相關，譬如剛才看到一個圖像，回憶起以前在創意媒體學院，有時我們大家在看同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有時候我是從老師的視點欣賞作品，帶我看到一個世界，其實是因為我看到老師如何看這個世界或圖像，以至開啟我如何看見。我純粹想回應，因為我真的很感謝老師你的分享，真的很感動，令我很想再回去讀一次創意媒體學院。想回應的就是謝謝Linda。

1:50:57-
1:52:23 Linda: 感謝你的感謝。我想在座有很多教書的朋友。其實你們很多事情可以做，又或者小朋友創作圖像……不知道，不想再說那麼多實例了。不過我突然想起Instagram，Instagram好想很隨心的事情，但其實我覺得有意識地用Instagram跟毫無意識地用有很大分別。Instagram好想只是為了此時此刻而設，但也可以變成一個連結過去的工具。可能我周邊或者我追蹤的人，我覺得他們的影像觸覺都很好，很不同。我看到Winsome在觀眾席裏面，Winsome敢放上去Instagram的事情是其他人未必會做的。我覺得不是說喜不喜歡，而是說如何可以令Instagram更多元。它有它的規矩，它有它阻礙我們的事情，但我們都可以繼續去做我們在框線裏可以做的事情。

1:52:28-
1:53:04 Linda: 或者我可不可以要求你們寫一點點很簡單的回應給Doris。如果你有興趣繼續有簡單的讀書會的話，想讀甚麼之類，因為我的書單很長，長得不得

了，不敢就這樣放出來，不過這本書就是今次救了我的書本，還有我已經讀了兩年了那本書。多謝大家在星期六應該去玩的時候，留了在這裏。

1:53:06- Doris: 我覺得很厲害，今晚這個講座是沒有人走過的。
1:53:10

1:53:11- 有多少人看到的？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1:53:15

1:53:15- Doris: 大概19個，從頭到尾大家都繼續在這裏。或者我也很快總結一下，讓
1:54:09 Linda先去吃飯。如果大家有甚麼對我們活動的建議，歡迎傳電郵給我們。去我們文字機器創作集的網站，就會找到我們的電郵，或者Facebook也可以傳訊息給我們。而另一邊廂，明天七點半就到Hector分享，主題就是讓藝術家認識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現在社會不停說藝術科技的時候，我覺得也很值得知道更多觀點，去思考我們究竟如何在藝術表達中應用機器學習。

1:54:10- 這個也是我想放在新本體論裏的事情，那張桌子上如果沒有了鬼，應該有機
1:54:19 器學習。

1:54:22- Doris: 很感謝Linda，因為剛才也令我想很多事情，就是圖像背後有很多不
1:54:53 同的脈絡(context)，同一時間我們在這一刻的社會，可能我們不單問圖像背後的脈絡，也要問圖像為甚麼會呈現在我們面前，其實是很多千絲萬縷的事情。希望大家繼續追蹤文字機器創作集的活動。

1:54:54- 對，我們之後未必會用如此巨型的、全年的形式，拿藝發局的錢，我們未必是
1:55:10 用這個形式出現。那大家記得留意我們。再見，吃飯了。